

丝绸之路

西方发现中国丛书

【法】布尔努瓦 / 著

耿昇 /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丝绸之路

西方发现中国丛书

丝绸之路

【法】布尔努瓦 / 著

耿 昇 / 译



10.105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绸之路 / (法) 布尔努瓦著; 耿昇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10

ISBN 7-80603-570-2

I. 丝… II. ①布…②耿… III. ①丝绸之路 - 研究
IV. 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884 号

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Arthaud
1963

西方发现中国丛书

书 名 丝绸之路
著 者 (法) 布尔努瓦
译 者 耿 昇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发行部 (0531) 2052472 2906847 (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 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80 × 1230 毫米)

9.625 印张 21 幅图 205 千字

印 数 1—8000

I S B N 7-80603-570-2/K·132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波斯谢尔克谢斯城城门遗址
(公元前 5 世纪)



新疆克孜尔的龟兹王与两位王后壁画（约600—650）



新疆图木舒克出土的菩萨头像 (6~7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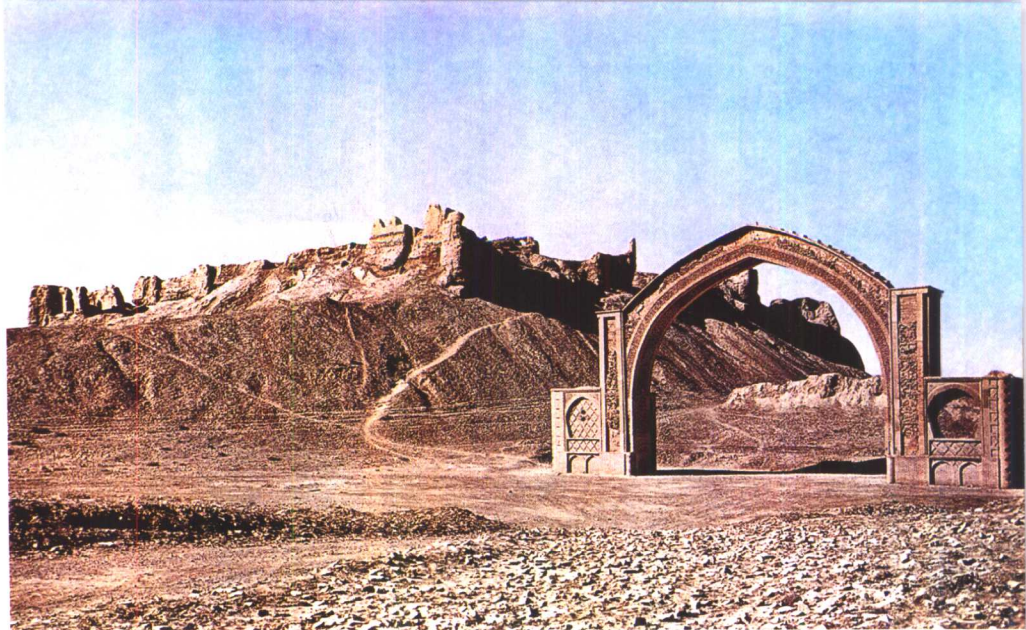
吐鲁番出土的坐禅佛 (9 世纪)

新疆伯孜克利克的回鹘供养人壁画 (9~10 世纪)





波斯赫拉特城门 (1-2 世纪)



阿富汗阿斯卡拉古城遗址 (11世纪)

安息王像 (公元前1世纪)



波斯吉兰地区出土的牛形陶器
(公元前12~10世纪)





波斯翼狮金杯（公元前5世纪）



阿富汗铜杯（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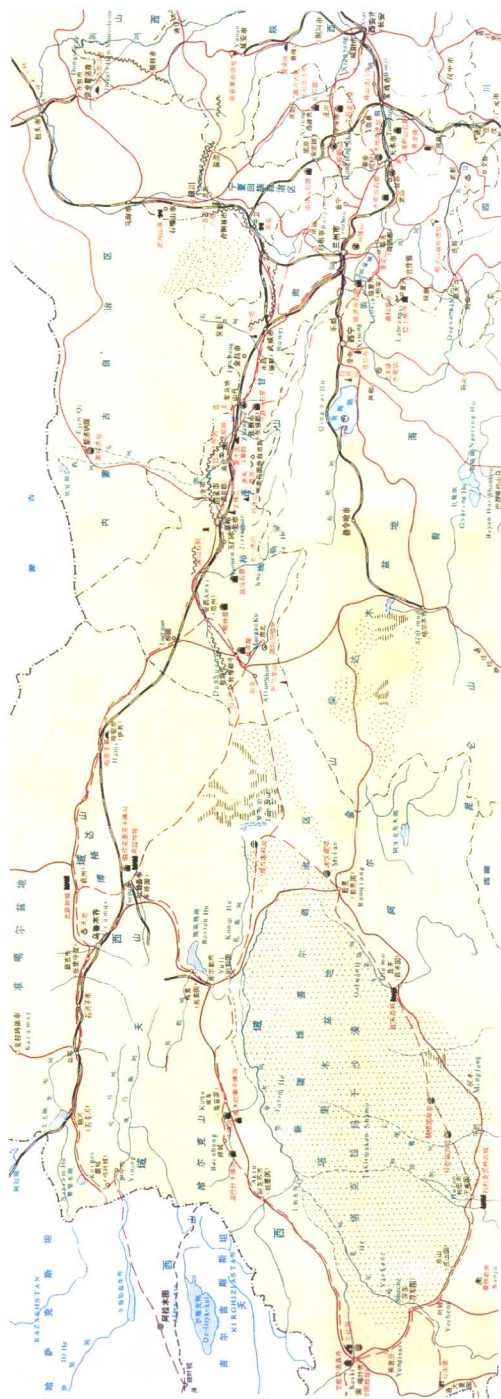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饰物
(约4~5世纪)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狩猎图（帛画）



波斯丝织女装（17世纪）



丝绸之路示意图

丝绸之路与法国学者的研究

耿昇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条大动脉。在海路大举开通之前，丝路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会，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世界。丝路输送的并不仅仅是丝绸，从时空和交易额方面综观全局，丝路上的丝绸交易所占比例甚小。从狭义上讲，文化交流实际上与物质交流平分秋色，甚至还可能有过之；从广义上讲，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由陆路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皮货之路”、“沙漠之路”和“骆驼队之路”等诸多名称。虽然这些时髦名称的科学性和历史真相，尚有商榷余地，但它们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却不容置疑。

“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又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学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普鲁士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出完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中，当他谈到

丝绸之路与
法国学者
的研究

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名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了。

“丝绸之路”后来在时空范围内又遭滥用，被涂上了各种色彩，甚至很难对此作出具体限定。本书的作者、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尔努瓦夫人正确地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亚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 25 个世纪。”最早记载中国丝路的拉丁作家克泰夏斯(Ctésias)为公元前 4 世纪人。丝路研究覆盖了古代四大文明圈(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和希腊—罗马)。当然，自丝路开通以来，在中国至罗马的古代交通中，中西绝少有直接来往，中国与西方货物都是由沿途民族逐站地倒运的。当丝绸风靡罗马并成为罗马贵夫人们的时髦追求，从而造成罗马金银大量外流时，罗马人既不知道这种织物的产地，更不懂其生产工艺。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Virgile)在其《田园诗》(《农事诗》)中写道：“赛里斯人(Sêrès, 丝国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1 世纪的西流士·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于其《惩罚战争》中仍在老调重弹：“晨曦照耀中的赛里斯人，前往小树林中采摘树枝上的绒毛。”出于商业的利益，西域民族与波斯—阿拉伯人，为垄断丝绸市场而故意隐瞒丝绸和丝路的真相，从而使丝路更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

西方早期研究中国的人都是造诣很深的希腊—拉丁学者。他们研究中国主要是为探讨世界民族的起源，因为他们认为全部人类历史都记载于《圣经》中。法国 20 世纪的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父亲加斯顿·马伯乐

(Gaston — Maspero, 1846~1916)于其《古代东方民族史》(3卷本, 1895~1897)中、法国东方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及其子小德经(Louis-Joesph de Guignes, 1759~1845)父子的著作都表现为希腊—拉丁中心论的典型代表。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是埃及的一块古代殖民地, 宣扬中国民族和文明的埃及起源论。他们甚至以《圣经·出埃及记》为基础, 声称中国人是由摩西率领其上帝选民战胜法老, 离开埃及前往西奈(Sinai, 他们认为中国 Cnia 一词即出于此)而东迁一支的后裔。19世纪末, 西方学者又热衷于研究人类的共同起源和东西方古老历史的互相比较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便顺理成章地集中到了丝路上, 因为中亚始终是民族大迁移的走廊。

因此,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 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 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 来往于这条道路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与景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 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 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向世界的。

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 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执欧洲乃至整个国外汉学之牛耳者。法国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国外的第一个汉学讲座。汉学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西方大学的圣殿(俄国于1851年, 英国于1876年, 荷兰于1875年, 德国于1912年才将汉学列入大学课程), 这就是“中国

语言和文学讲座”，由27岁的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执掌教席。雷慕沙于1825~1829年出版的4卷本《亚洲论丛》中，有关高地亚洲语言和历史的精辟论文占有很大分量。其遗作《法显传·佛国记》的译注本于1836年面世，书中几乎荟萃了当时国外有关西域史的全部知识。根据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的决定，法国于1896年12月15日在越南创设了印度支那考古调查会，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负责监督其科研。它于1900年1月20日被命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1908年，法国赴西域的伯希和考察团就是由该院派遣的。伯希和从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余卷5~11世纪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写本与其他大量中世纪文物。它们成了法国研究西域和丝路的珍贵资料。1920年3月，由法国总统和中华民国总统共同赞助，利用“庚子赔款”在巴黎创建法国汉学研究所。该所在长期独立运行后，于1959年划属巴黎大学，1968年最终划归法兰西学院。该所除了从事教学、科研、图书工作之外，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一套代表法国汉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现已出版名教授们的28部名著。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汉文三藏中的500个故事与寓言》(1932)，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7~1979)的《吐蕃僧诤记》(1952)和《王梵志诗辑注》(1982)、石泰安(R·A·Stein, 1911~1999)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和《汉藏走廊古部族》(1961)、哈密屯(J·R·Hamilton, 1921~)的《五代回鹘史》(1955)、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的《明代蒙古史料集》(1969)、童丕(Eric Trombert, 1947~)的《敦煌借贷文书》(1995)等，它们均为法国研究西域史和丝路史的学术名著。

1822年，法国亚细亚学会诞生。这是西方成立最早的亚洲

研究学术团体，其会刊《亚细亚学报》已出版 288 卷，其中中亚史与丝路史的文章分量很大。法国著名汉学家和西域史学家雷慕沙于 1829~1932 年、伯希和于 1935~1945 年曾出任该学会会长，一大批汉学家曾出任副会长。至于领导过该学会的伊斯兰学家、阿拉伯—波斯学家、突厥学家和印度学家则更有人在。开办于 1889 年的吉美博物馆则专门收藏阿富汗以东的丝路艺术品和文物。

法国从事汉学研究最早的机构有高等实验学院、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高等社会科学院、巴黎第三大学的突厥研究所、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合办的敦煌学研究组(现更名为“中国写本、碑刻和图像文献研究组”)、南特大学的蒙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合作的藏学研究中心、国立科研中心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组、阿拉伯世界、伊朗世界、吉美博物馆、中国新疆考古研究组、卢浮宫学院、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等。它们都是从事中亚和丝路研究的机构，形成了法国研究丝路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

在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中，首先从事陆路丝路研究的是著名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格鲁塞终生未到过中国，但这位“超级编书匠”却出版了数十部有关中国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巨著。其著作既通俗可读，又有严谨的科学性。他的《从希腊到中国》(1948)、《蒙古帝国》(1941)、《草原帝国》(1939)、《1071 年之前的亚美尼亚》(1948)等，都广泛地涉及到了丝路问题。他于其《中国史》(1942)中专辟 14 页的篇幅来论述“丝绸之路”。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艺术，又在长时间内主持巴黎多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故而对丝路问题既有浓厚兴趣又具有渊

博知识。他的另一部名著《沿着佛陀的足迹》(1947),于1991年再版时被列入到“丝绸之路”丛书中了。

法国学者本来并不多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以致于在诸如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04)那样重要的南洋交通史著中,也未见如此提法。

战后法国的东方学家们最早着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是让·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 1906~1982)。菲利奥札是法国当代最大的印度学家和梵文学家。他曾先后于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高等实验学院、法兰西学院执教,于1956~1977年间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他1956年于印度本地治里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推出了《印度的对外关系》一书,其中有两章分别论述《公元初期印度与罗马帝国的交流》和《婆罗门教于3世纪传入罗马》。前一章论述了埃及-印度之间自1世纪以来的贸易,特别是研究了沿途发现的遗迹;后一章则介绍了3世纪时攻击婆罗门教的一种希腊文献《驳所有异端》。菲利奥札特别强调研究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尤其是海陆交通史。他详细阐述了在婆罗门教《奥义书》、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路线问题。他要求西方学者放弃希腊文化中心论,摒弃过去那种只为寻找希腊-罗马在世界上的影响才研究丝路的陈习。因为这种思想直到1950年仍顽固地支配着西方汉学界。西方汉学家们所关注的仍是作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之基础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传入中国的渠道问题。菲氏与安德烈(J·André)合作翻译了老普林尼(Pline, 23~79)的《博物志》(《自然史》)第6卷中有关中亚和印度的部分(1986),辑录了《从罗马看印度,有关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献》(1986)。他的全部研究都集中到了海路和陆路丝路课题上了。